

◆王鸿达专栏·白山黑水

◆信笔扬尘

◆小说世情

小兴安岭的熊

第一次见到熊是在街上，一只黑绒绒的小熊崽被人用绳子牵着从山林里走出来，走在林业局镇上那条不太宽的土道上，招摇过市。牵它的人是镇上最后一个猎人大老滕。人和熊崽带着一股凛然的山野杀气。看到这只深山熊崽的那会儿和过后总在想，熊爸爸、熊妈妈呢？

山里的大牲口越来越少，当然也包括熊。从山里出来到城里参加工作后，别人总问我你见过熊吗？我说见过，小时候见过。就讲起了那只小熊崽。别人听了嗤之以鼻，仿佛我在讲一只小狗崽什么的。自己也觉得索然无味起来。

1995年我带女儿去北京游玩，在动物园里，三岁的女儿和众多的游人围在熊池子上观熊、“喂”熊。一只硕大慵懶的熊在水泥池子底下被游人手里的饼干、火腿肠逗弄出各种谄媚的姿态来，就觉得熊不是熊了。至少记忆里的那只熊崽还令我们山里的孩子大人畏惧，不敢靠前围观。

小兴安岭的熊生活习惯很像北方人，一到冬天就猫冬，俗称“蹲仓子”。黑熊在深秋季节里吃得膘肥体壮，头场雪下来就选择大树洞、石岩洞钻进去，开始冬眠。这个时候进山采山、伐木的人千万不要轻易去打扰它，见着树洞、岩洞绕开走，它轻易不会出来伤人。也有别具一格的熊，在冰天雪地里到处游荡寻找食物，俗称“走路子”。这种熊对人形成的威胁很大，就是单帮猎人也要对它退避三舍。

那年冬天我去小兴安岭汤旺河林业局东升林场采访，听说了这样一件事，三个伐木工用板斧砍死了两头熊。我初听起来十分吃惊，后来就觉得黯然了。那是东升林场占点采伐的初期，林场还没有几户人家。三个伐木工一天早上进山采伐，来到一棵三人搂抱不过来的老红松树底下，一个叫章友的伐木工刚刚在树根部砍下三斧，就听工友小朱喊了一声：“有熊！”抬头看去，在树身的两米高处有一洞口，一头慵懶的熊正探出头来好像冲天打了个哈欠又缩回了头。两个工友已吓得腿站不直了。“快去找杠子来堵住洞口！”面对与虎齐名的林中一霸，章友心里也一紧缩！顾不得想别的了，为了自己和两个工友性命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在熊出洞口前劈死它！他箭步跃上旁边一棵小桦树上，两手高举起大斧来。瞬时，两只大熊掌伸出洞口来，接着又露出一脸盆大的熊头，正欲一纵出洞。章友的大斧凌空劈下，“噉！”一声长嚎，熊头缩了回去。这时两个工友锯来了桦木杠子，呈十字花别在树洞上。约莫十来分钟，受伤的黑熊慢慢伸出头来，头正好卡在了十字杠子中间，章友又展身劈下一斧，砍中了头部，腥气森森的血溅出三米多远。黑熊翻翻眼睛半截身子卡在洞外不动了。这时候章友方觉得右侧大腿凉丝丝的，才知道熊血已渗透了棉裤腿。下边的两个工友用杠子把黑熊往下撬，费了好大的劲刚把死熊撬下来，忽听紧贴着树身的工友小朱又惊慌地叫道：“不好，树洞里还有动静！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一头母熊“噉噉”地爬出洞来，顺着树身往下爬！刚要收斧下树的章友回过头来，侧身猛地劈了一斧，正砍中母熊的脖子。母熊一头跌倒在雪地上，章友随身跳下来，抡起了斧子。另外两名工友也慌忙抡起了杠子猛砸，直到母熊没了动静，毙命在公熊身旁。

拖拉机把两只黑熊运到了林场场部，当晚林场住户人家都赶来了，和工人们点起了篝火烤着熊肉聚饮，向打熊好汉敬酒。不是猎人的章友自然成了英雄，在我家乡一带成了传说中的武松一样的传奇人物。

只是那晚，在林场的人家中听完这段讲述后，我久久没能入睡。东升林场的林子采伐稀了，别说是熊就是豹子都少见了，这里原本是熊的属地。由那头熊爸爸、熊妈妈，我不知为什么联想起小时候见过的那只小熊，还有动物园里被饲养起来变得不是熊的熊们。



王鸿达，笔名洪荒，国家一级作家，中国作协会员，黑龙江省作协副主席，黑龙江省作协签约作家。已出版长篇小说六部、小说集七部，有作品被译成英、法文。

望一眼对面楼顶粉子面一样的霜,年过七旬的父亲一边用酒泡生姜擦手,一边幽幽地说:以往这时节,在老家,上滩刈柴忙得正热火。

父亲手上有冻疮根，是早年刚芦柴滩落下的。

一望无际的芦苇荡啊，少说有两三千亩，分属沿湖的三个大队。大集体时，各家平均出工，统一上滩刈芦苇，运回按人头分，这叫烧锅柴。仅够各家烧锅。锅膛喂的主要是芦苇滩上长的。早上天不亮就出门，撑船要一两个钟头才到达。数九寒冬，竹篙拖上来还没有插上，就结了一层薄冰，滑得抓不住。父亲抽两把稻草，揉一揉，贴在手掌内当护垫，埋头往闸口外撑。

后来分田到户，芦滩也切割开来，各家割各家的。有能力的还能“盖”到别的村庄没人割、割不动的芦柴滩。我问父亲，明明是买，怎么用盖这个字。父亲吐了一口烟，盖就是盖嘛。从父亲的叙述中，我理解了盖，就像撒了一张网，滩面上的高柴、矮柴、杂草，还有甲鱼、黑鱼，乃至田螺，全部罩住，一个不漏，才



春江水暖
李海成摄

◆人间小景

景区广场上,有一位拉二胡的盲人,除了刮风下雨,常年驻守在一个固定的角落。盲人姓汪,因二胡拉得好,人称“广场阿炳”。听人说,广场阿炳还能看见点微光,能拄着拐杖,按时上下班。

父亲在景区文化园内经营画院,我闲暇得空,偶尔前去探望。每次路过,都能得以亲见广场阿炳,常听到的曲子为黄梅戏经典剧目《天仙配》,弦声顿挫抑扬,常引来游人围观。在黄梅戏故乡,路人皆会唱上几句戏文,若是碰到有雅兴的,会当场和上一首,毫无违和感。

对于广场阿炳,爷爷了解较多。听他说,疫情发生之前,景区游客众多,广场阿炳更是卖力,从清晨到日暮,围观者众,打赏者多,收入不菲。如今,外地游客日渐稀少,漫步于广场之上的,大多是隔壁学校陪读家长,因此常常一月颗粒无收。

◆草木春秋

芦苇有恩

王 晓

对得住出的价码。

有一年，父亲带着姨娘家、姑姑家，还有两户处得好的邻居，一共五家，到隔壁乡镇郑渡盖了一百多亩芦滩。看滩的说，这个王师傅精呢，我看几十年柴滩，不知道这一片有72个墩子，他跑半天，一墩一墩数过来了。一百多亩芦苇滩，黄亮铮铮的，芦苇似旗，飞絮如花，望不到头，看不见人，盖了三千块钱。这笔巨款，父亲他们当然拿不出，先凑几百交定金，上滩割了苇，钱就来了。一米五以下的小矮柴，捆成小姑娘腰粗细，一捆一块钱，有北边人来收，说是编小帘子，晒馒头片粉丝面条等。再落下的大屁股草，卖给烧窑人，一百斤三块钱，抢着要。盖滩钱基本不用自己掏，这两项收入抵了。偶尔水边割苇，镰刀砍个钻泥巴的黑鱼，或捡个猫冬的甲鱼，一顿好伙食就有了。

剩下高高杆柴，码成五垛，随便抓个阄，各家开始往回运。扛到水边堆上船，扛的路有多远？最远有二里。芦滩没有路，割过的芦苇茬子像刀。我小时候去芦滩春游，回力牌球鞋一下子戳穿，脚板底还淌血呢。

广场阿炳

何 惟

即便如此，广场阿炳仍一如既往地拉琴，很少缺席，只是弦声略显沉闷，难觅欢快之音。爷爷驻守画院，每次见面，总是劝他：现在也没游客，出来干什么？他常常不语，好像满腹心事。劝了几次，也就不再打扰。

就这样又过去了三年，广场阿炳雷打不动地坚守了三年。忽一日，爷爷带回一消息，说盲人被狗咬了。

原来当天下午，广场阿炳像往常一样正在那儿拉二胡，因为是周末，人比往常多。正当他拉得起劲时候，忽然听见人群中一阵惊叫，紧接着传来小女孩的哭声，之后便听到恶犬的狂吠声。原来，不知道从哪里蹿出一条野狗，径直扑向看热闹的小女孩，家长一阵慌乱，吓得大叫，却怎么也挪不开腿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只见广场阿炳快速扔掉手中的二胡，一把扑向面前

父亲他们有办法，没有球鞋，也舍不得布鞋，在布鞋外面绑个木板底，年年冬天都穿，五寸厚的木板底磨成薄片片。

父亲他们从荡里回来的时光都在傍晚，冬天的傍晚，阴冷或者飞雪。锅里的饭菜热了又热，我们饿得猫抓心，水码头长跳板上望了一回两回三四回，好不容易盼来了吃水很深的船。柴垛子堆得高高的，飞雪中，撑船的父母，一人在船头，一人在船尾。父亲眉毛头发全白，母亲的三角手巾也白了，两个人单衣薄裳，用篙子和船拼命。河两岸有许多羡慕的眼睛，有人在心里估算一船的收入。

芦苇全部运到家，年差不多也到了。盖了滩的人家，虽说人吃苦，年却好过一点，肉坨子小孩敞开吃，炸油端子，蒸年糕，穿新衣服，还有压岁钱，傲娇得很。父母用芦苇里的辛劳，换来了我们的快乐。我们的快乐，让父母很满足。

前些时，我专程返乡，寻找那片芦苇荡，却无迹可寻。不过三十来年，大型机械作业，让昔日湿地变成良田，取而代之的是十里荷花香，稻田白鸢飞。



的恶犬，紧紧锁住恶犬的喉咙，恶犬受到袭击，忙松开小女孩，转身朝广场阿炳扑了过来。这时众人才反应过来，一起用脚去踹恶犬。恶犬胡乱咬了几下，仓皇而逃。等大家把广场阿炳扶起来，发现他手上鲜血淋漓，已被咬开了一个大口子。众人心疼不已，纷纷劝他去打狂犬疫苗。广场阿炳却摇了摇头，说身上没钱，回去擦点牙膏就好了。

此后很长时间，广场上再也没有听到悠扬的二胡声。每每路过，我心里都空荡荡的。过了很久，就在我快要忘记这件事时，一天爷爷告诉我，广场阿炳又回来了。我隔天去看，却看见两个精神小伙，一左一右守在广场阿炳左右。两个小伙胸前人大、浙大的校徽，在太阳底下闪着金光。

事后不久，远近就传开了，原来那两个小伙都是广场阿炳的儿子。

皂角树

柳瑞林

下捡回一大筐皂角,放到走廊上晾干,因它含有皂素成分,是天然、安全的洗涤剂,洗衣、洗被子都用得上。

每次洗衣之前,把皂角放到火塘的灰窝里烧熟,坚硬的皂角就会变软,清凌凌的河水里,洗衣的妇女在洗衣石上反复擦抹皂角,衣服上就会冒出泛着清香味的香皂沫,用棒槌捶打衣服,脏污的衣物就立马干干净净。除了洗衣,洗被子之外,皂角洗头,不但能洗掉头发上的污垢,杀灭头皮上的真菌,还会使头发光洁柔顺,散发出一一种特有的香气。皂角清洁了老屋一代又一代人,以至每次姑姑们回娘家,娘家人都要送她们一大袋皂角带回去，她们也乐不可支地笑纳，她们觉得皂角才是最好的礼物。邻队的大妈大嫂也时常来讨要，嫂子们也毫不吝啬拿给她们。皂角连接着亲情和友情。

这棵皂角树是何人所栽,栽于何年?据

撒 谎

吴新生

男人和他的妻子是大学同学，他们毕业后选择自主创业，在双方父母的帮助下开了一家公司，说是公司，其实就是在居民区临街位置租来一间门面，开了一家小建材店。两人既是老板又是伙计，男人主要负责进货、跑业务，而女人则在店里售卖。

随着这些年房地产市场的兴旺，建筑材料市场也很火热，通过几年打拼，他们的建材公司日益壮大。公司也从破小的门面房搬进了豪华的写字楼。他们房子、车子、票子都有了，唯一美中不足的是，结婚七年了，他们还没有孩子。

近两年由于新冠疫情的原因，公司业务大幅度下降，尤其是最初几个月，市场一律勒令停业，他们只好居家办公。那些日子，男人每天通过电话、微信联系业务，但收效甚微。巨大的压力再加上严重失眠让男人面色憔悴，女人偶尔送盘水果进去还得小心翼翼，害怕一言不合踩到他的雷区，即便这样，男人还会把门关得很用力，似在发泄不满和焦虑。

可女人还是一如既往地当她的炊事员、卫生员、打字员，做好后勤保障。她隐藏焦虑，不给男人制造多余的烦恼。可再多的关心和安慰也无法抵挡日复一日的疲倦和与日俱增的压力。男人仍然把自己困在书房里，抽烟、喝酒、打游戏，虽然只隔一道门，但有时女人需要打手机才能和他说上话。

有一天晚上男人说看到从窗外爬进来了一条蛇，并一直在盯着蛇的去向，女人看了半天，啥也没有，可男人非说有，说蛇头还在动，警察和物业在家里找了个遍，男人还说蛇就在书桌上，其实，根本没有什么蛇，这只是他的幻想。

人常说祸不单行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女人也出现了糟糕的状况，她原本性格很好，温柔体贴，可最近一反常态，情绪大起大落，动不动就发火生闷气。

日子就这样在压抑和不安的状态下一天天地流逝。这天，男人对女人说：听说市医院请了上海大医院生殖方面的专家坐诊，我在网上挂了号，明天一起去做个检查吧！他这么一说，女人就懂了。

两天后，男人用给她一张医院检查报告单，报告单上显示女人卵巢发育异常，不能生育。男人说：我们分手吧！可怜的女人捧着报告单整整哭了一天一夜，第三天两人办了离婚手续。

又是一年同学聚会，同学们知晓他俩都还单着，酒桌上，刻意安排两人挨在一起。一年未见，他们感觉既熟悉又陌生。酒至半酣，有人拿酒瓶当起了麦克风，唱响了《同桌的你》，男人们以横击碗而歌，女人们则拍掌和之。

席散，男人看到众人一个个相互道别离去，他这才悄悄地绕到女人身边，小声地说：当年是我对你撒了谎，其实不能生育的是我，那份体检单是我花钱在网上买的。

女人吃惊道：开什么玩笑，你是在说醉话吧？男人看着她，笑了一下：醉话？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酒量，这点酒能干倒我？

女人盯着他问道：那是为什么？男人说：不为什么，就是为了让你同意跟我离婚。你那时候行为举止怪异，太不可理喻了，我实在受不了。

女人说：我举止怪异，不可理喻？那你记不记得你当时精神状况是怎样呢？

男人说：那时候公司连续三个月没有一分钱进账，我感觉快要崩溃了。整天想东想西，内心痛苦挣扎，可谁又能想到你后来也和我一样，整天大惊小怪，神神叨叨，有一天，外面明明艳阳高照，你却大声地叫嚷下大雨了，搞得楼上楼下邻居一个个从阳台探出头来张望，你这不是脑子有病吗？我思前想后，还是分了算了，不然这日子没法过了。

听到这里，女人仿佛自己的心被人揪了一下，她冷冷地说：那今天我也告诉你，我对你也撒了谎。其实我脑子根本没病，这一切都是因为你。

女人感到浑身发冷，她索性一股脑把委屈倒了出来：当时你患有严重的焦虑症，每天浑浑噩噩、坐立不安，我看你的病情越来越严重，就去找心理医生咨询。医生说巨大的压力之下往往会让人陷入自我怀疑，这时候会缺乏安全感，人也变得脆弱和迷茫，会产生神经性焦虑症。他建议我试着跟你表现相似的症状，刺激、修正你的第一反应，以便引起你的注意，他说目前国外临床上有病例表明，这样做能引起患者鲜明的情绪反抗，能唤醒激发本能的意识，时间长了，病情大概率会有所缓解。

女人又说：当然，每个人承受能力不一样，面对情绪对抗，有些人改变了，有些人更加崩溃了，医生说这叫心理韧性或者心理弹性，根据我对你的了解，我认为你具备这样的心理素质，值得为你一试，后来你的症状大为好转，也证明医生让我这样做是有一定道理的。

男人这才想起来,有一次自己半夜爬起来喝酒,后来好像又哭又闹,而女人不再像往常一样,倒茶递水,劝慰安抚,反而指脸大骂:你是一个懦夫!懦夫……

原来那晚的当头棒喝、作河东狮吼都是有原因的。想到这里，男人急切地问道：那你当时怎么不告诉我？

女人说：医生说你的病症来自心理压力，如果告诉你，会加重你的焦虑情绪，只会适得其反，否则，你也不会恢复到现在这个样子。

说完，女人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